

吳興張廷華選

下冊

短篇遊記範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短篇遊記範本下冊

◎遊豐臺記

方苞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別。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翳林。余宗弟文輅。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廁。所以爲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爲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艷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後小亭而憩。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

歸蓋。余數年中。未有。醺遊。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爲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文轉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翳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卽諸君子蹤跡。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於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羣聚。歡然握手如茲。遊者儻亦未可多違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爲之記云。

◎ 遊潭柘記

方苞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爲潭柘之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也。少間

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寓安曰。車倍僦。雨淋漓。詰旦必行。旣就途。果回遠。經祖磧數頓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邱。雖余亦幾悔茲行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門。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相得。時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求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蘆蘚密蒙。如行吳越溪山中。遇好石。輒列坐淹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於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紲者。乃自牽於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邪。夫古之達人。巖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儻精神於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

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者。惟
寓安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尙可不覺寤哉。

○遊雁蕩記

方苞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
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盡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
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
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
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
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
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瘡。蹶。然。
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

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斷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戒菴別業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峯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澄澈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捨艇取徑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四顧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峰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距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事廢

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泠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泠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當卽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焰之赫濯。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旣已蕩爲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存何耶。相與慨嘆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

◎ 遊唐時廢園記

茅星來

予爲兒童時。每於佳時令節。隨長者遊唐氏之園。亭怪石交錯。奇卉列蔭。高樓聳其南。清池流其北。予時尙小。未能盡領其勝。然已頗識其爲里中第一勝境矣。長者爲予言。唐氏有臨水翁者。竭畢生之力以爲此園。所費殆不啻億萬計。

於今幾已百年矣。噫。豈非當明之季。物力有餘。志得意滿。而爲此耶。後予稍長。知讀書爲學。銳意欲追古人。而與之並。而苦於質之遲鈍。雖專心致志。猶怨弗逮。而敢復從事遊觀。以玩愒時日爲自是。遂不復至唐氏之園矣。歲丙申。余讀書圓義僧舍。去唐氏園不數步。每出入。輒望見荒煙零落。而向之所見爲怪石奇卉。與夫陂池臺榭之勝。何蕩然其無復有存也。竊不勝驚歎。因復至其地。爲徘徊良久。蓋三十餘年之間。而升沈變遷。遂已如此。萬物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知也。予於是重有感焉。夫天下可爲之事甚多。而恒苦於力之不足。力足矣。而不知所以用之。甚且以有用之力。費之於無用。如唐氏之爲園也者。比比皆是也。假使當時以築園亭之費。建爲義莊。則一族之人享之矣。建爲社會。則一鄉之人享之矣。夫旣爲一族一鄉之公有。則雖有子孫欲取而廢之。亦孰得而廢之哉。予之所以嘆也。

◎ 遊顯山記

李良年

李子載酒登卞山道場浮玉諸峯。還坐顯山之上。山去府治不數里。本淺狹不足觀。獨其上有唐李適之飲處。是爲窪尊亭。游子之所休息。客曰。今日之樂是宜詩。子盍賦焉。勒于茲亭以詔來者。予聞其語。愴然以悲。而不能答也。昔羲之登歐餘山。顧謂賓客。百年之後。寧復知逸少與諸卿至此乎。此其事。殆與羊叔子登襄陽峴山。語從事鄒湛相類。以彼兩君之賢。卓然爲當代。引重其宦游。吳楚又多。有德澤於人。然當其賦詩飲酒。俯仰今昔。而不能自必。至發爲感慨。無聊之思。若此。況於予哉。明萬歷初。吾先博士與沈尙書純父並流寓于此。時當神廟初。江南尙繁麗。湖山無恙。兩公者相與觴咏吟嘯。品題誌載。所在幾徧。然如卞山浮玉諸峯。爲先人寢起之地。而荒碑斷壁。剝蝕於魑魅狐兔之傍。搜其跡。杳不可得矣。初沈以比部郎言事得罪。時相會先人以詩史被朝論。文章梗

概流映天下。而誅茅鑿石于此。是其得傳宜在王羊二公之列。乃百年以來。泯滅若此。然則茲山之不幸而失傳者。又不知凡幾。嗚呼。是愈可悲也已。既以此語客。凡游是山者。十有餘人。相與憮然而罷。予乃退而爲記。蓋不在一時之聚散已也。

◎遊晉祠記

朱彝尊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合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

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宗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鯈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句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旣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遊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憑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

之歲月。且以爲後之遊者告也。

◎遊京師郭南廢園記

汪琬

出宣武門橫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遊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雜花之間。予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予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劫之以憂危。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相尋而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何以適然而笑。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爲歡。擷芳以爲翫。蓋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遊馬駕山記

汪翊

馬駕山在光福鎮西。與銅井並峙。山人率樹梅藝茶。條桑爲業。梅五之。茶三之。桑視茶而又減其一。號爲光福幽麗奇絕處也。予入山與諸子循鄧尉之陰。前行數十步。輒有平原曲澗。回流倒影。潏潏見底。心稍稍喜。於時游人輿者。騎者。屣而從者。不絕於道。旣至山麓。則其境益奇。界以短畦。藩以叢竹。陰森蔚蒼。裁通小徑。不能受輿騎。率皆舍而徒步矣。前後梅華多至百許樹。薌氣鬱勃。落英繽紛。入其中者。迷不知出。稍北折而上。望見山半累石數十。或偃或仰。小者可几。大者可席。蓋爾雅所謂礬也。於是遂往。列坐其地。俛闕旁矚。濛然暘然。曳若長練。凝若積雪。懸谷跨嶺。無一非梅者。加又有微雲弄白。輕煙繚青。左澠湖以爲鏡。右崇嶂以爲屏。水天浩淼。蒼翠錯互。然則極鄧尉玄墓之觀。孰有尙於茲山者邪。惜乎地深且遠。莫有治廬其址者。故不能信宿於此。以窮其幽盡其

變。此則予之恨也。馬駕山不載郡志。或又謂之朱華山云。同游者劉天敘。潘懷。門人句容王介石及兒子筠。

◎遊龍洞山記

施閏章

華不注。龍洞。皆歷下諸山之最著者。華不注距城十五里。而龍洞之遠倍之。山寺盡燬。故遊者絕少。丁酉九月。余同嚴給諫子餐登華不注。因戒從者爲龍洞之遊。會風雨中止。凡官於齊及東西往來者。十不得一遊焉。己亥夏五月。視學既竣。念不可失龍洞。乃偕藩使袁君。參臬陸君。戎帥劉君。往山皆積石。其西巖曰錦屏。丹壁蒼蘚。日月返照。爛若披錦。鸛雀蝙蝠。多巢石罅間。一穴深廣。銜石甕二。不知所自始。今亡其一。無級可攀。避兵者縋而入。嘗活數百人。其東巖橫入山腹者爲龍洞。洞口空明。可布廣席。稍進則深黑。以炬行。乍俯乍仰。石乳沾衣。屢不移時。達於山之陽。余大笑曰。昔張公養浩記遊云。蒲伏蛇行。幾死不得。

出。至此退之登華山。今何易甚也。復入。達於山之陰。列坐。酒數行。陸君詩成。予次之。劉君又次之。並書石上。劉有二歌者。操吳音。佐酒。聲出洞中。繚繞木末。客皆盡歡。余復問龍潭。命土人前導。西北行里許。得之。石池泓然。兩崖壁立。舊傳潭深數尺。今視之。纔尺許。歲旱。禱雨輒應。宋元豐二年。封順應侯。祠在錦屏峰下。有宋碑。是游也。先二日戒期。次日雨。至是則微曦出岫。輕風在衣。山上下十里。礪聲皆濕。諸公適無事。能不辭遠。余爲主人。劉君攜歌者。又益以善酒。日暮而別。具遊之勝。惜乎山空無人。不能止宿。觀素月之照錦屏也。

◎ 玉函山記

施閏章

玉函山在齊郡城南二十里。皎然若几案。一名臥佛山。余乘興偶出。覓筍輿。策杖徑造其巔。向之皎然几案者。隱然在萬山中。稍缺其北。郡城當之。俯視迷離。惟明湖荷芰。城外流泉。浮青綠白。嵒華二山如列眉。上有碧霞宮。皆石屋。南

望泰山不甚高。若可兄事。而指臂聯也。世傳山有鳥曰王母使者。漢武登之。得玉函。化白鳥飛去。事見酉陽雜俎。余謂山形差小。非登封臨幸之所。石徑巉削。無可容輦道。世所傳殆非也。然自有山以及漢武。不知幾萬載矣。漢去今又數千載矣。漢武卽果至。亦萬古之須臾耳。而山以漢武名。是何無盡者待傳有盡。不朽者藉名速朽也。天下之山川。賴人以顯者。類如是。豈好名之病山川。不免與抑人自名之。而山川不有與。士大夫無獨游者。余興至則遊。不偕賓從。塵籟旣盡。解衣御風。嗒然知浮名之非故。而造物之冥冥不可得而名也。獨遊之樂。視與衆爲樂甚也。作玉函山記於石屋。時己亥夏五月二十有七日。

◎白嶽遊記

施閏章

齊雲巖之於黃山。若附庸國。稱白岳者。大之也。相傳世廟時。祿祀輒應。羣相尋於白岳矣。入山六七里。爲桃花洞天。故遷還仙棲真處。其下爲桃花澗。夜聽水。

聲潺潺。深林中一燈熒熒。遠近明滅。愴恍物外。質明躡級抵榘厓。石壁洞開。高可旌旗。廣可車騎。是爲天門。其蜿蜒門外。戟髯向人者。榘也。石上有汪司馬伯玉銘。從天門虎巖至榔梅菴。見一山離立若擎。函著心知爲香鑪峰。左右鐘鼓山如翼。雲氣氤氲。直通帝座。數折抵飛雨崖。得三姑五老諸峯。而五老爲最。蒼顏素骨。後先列坐中。一峯昂首戴九松。若危冠晞髮。適從奴荷素琴。命琴者高子拂絃作梅花三弄。余亦鼓一再行。逸響崩雲。山上松風謾謾傳。五老笑語鏗然響。答頃之。復有紫虛道人者。攜麈尾披鶴氅。導余登玉屏絕頂。則黃山天都峯。縹緲來接。而羣山皆履帶下矣。日暮仍宿桃花洞。客問何如廬山。余笑曰。珠簾飛雨。去廬山瀑布遠。而香鑪五老。娟秀過之。但少怪石。可爲廬山小友。頃當移尺一報匡君也。然吾聞黃山三十六峯。出其一足抵白岳。而其境幽邃阻深。軒轅浮丘公得私爲窟穴。遊屐罕至。人情之耽近遺遠。望崖而返。卽觀遊已然。